

限的时间里，创作出更多作品，从《道德经》到《红楼梦》，他的创作计划依旧庞大且漫长，与时间赛跑，耽误不得。

1938年，戴敦邦出生于江苏镇江丹徒石马乡。父亲是个皮匠，收入微薄，送孩子学画画，是想也不敢想的事。还是孩童的戴敦邦首次领略到画笔的神奇，是他每天上学时都会经过的棺材铺。店里的老师傅用金漆在棺材上描绘出各种图案，花草、动物、山水……戴敦邦对此百看不厌，能“妙笔生花”的老师傅成了当时他心中“最伟大的人”。除此之外，他每天放学后最大的兴趣就是去陆家浜路逛旧货摊。就这样，老城厢的三教九流，民俗民情，市井百态，从小就印刻到了戴敦邦的脑海之中，一辈子受到民间文艺滋养与熏陶的他，总是笑称：“我自民间来。”

19岁那年，他从上海第一师范学校毕业，到《儿童时代》杂志社当了美术编辑。在这里，他遇到了自己人生的另一位恩师——漫画大师张乐平。当时，戴敦邦经常要到五原路的张家去拿画稿，张乐平工作繁忙，有时候来不及交稿，只用铅笔画了一个草图，就要年轻的戴敦邦帮他勾线完成。“张先生对我的鼓励、帮助和教诲，就在这样一来二往之中，使我成长、成熟了起来。”

为人民画画

在40岁那年，戴敦邦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“高光时刻”。先是创作的连环画《陈胜吴广》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野间插图二等奖，不久后又受邀前往北京，绘制英文版《红楼梦》插图。在北京，他不仅结识了阿英、启功、周汝昌等一大批红学家，也因此结识了从上海走出来的大画家蔡若虹、华君武、叶浅予、丁聪等美术界老前辈，无不对他关爱有加。

1979年，在蔡若虹先生的关心支持下，戴敦邦跟随中国美协代表团进行了为期两月的西北艺术采风。对戴敦邦赞誉有加的还有人物画大师叶浅予。1980年，文化部组织了一次全国人物画创作研修班，上海派去的学员正是戴敦邦，当时的同班同学都是诸如周思聪、刘文西、杨之光这样科班出身、名满天下的翘楚，只有戴敦邦来自民间，来自草根。尽管如此，作为指导老师，叶浅予总是对戴敦邦格外偏爱。毕业那天，大家争相与叶先生合影，每个人几乎都是他曾经带过的学生，只有戴敦



戴敦邦作品《大观红楼》。

邦一个人落寞地站在一边，有一种被遗弃的孤独感，就在此时，只听见人群中的叶先生高喊：“戴敦邦，我们来拍一张！”那一刻，令戴敦邦铭记终身。

前辈的关怀，自身的努力，终于结出硕果。1981年，戴敦邦受邀到上海交通大学文学艺术系教授绘画。此后的岁月，他在喧嚣的都市里安静地沉醉在水墨之中，自得其乐。直至1998年以教授身份退休后，戴敦邦更是全身心投入到古典题材人物画创作之中。据统计，这些年来戴敦邦为四大名著先后绘制了2000多幅画作，其中描绘《红楼梦》的作品就有1000多幅。他总说，画红楼最累心，但又觉得应该能画出比年轻时更成熟的作品，于是不顾年岁，重新再画。最累的时候，哮喘犯了，夜里咳得不能平躺，就靠在床头，坐着睡觉。白天咳得严重了，就站起来用后背去撞门框，等气喘匀了，拿起笔继续画。面对褒扬，戴敦邦坦言：“我就是个画中国故事的手艺人，从没想过成为艺术家或大师，因为我的创作都依附于伟大的文学名著，只要老百姓从我的画能看懂原著，那么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”

如今，这位“80后宝藏爷爷”，还经常登录年轻人的社交网站，在线回复网友评论。当有读者问起“您给自己这个民间艺人打多少分”，一向自谦的戴敦邦难得一回对自己跷起了大拇指：“120分。我是非常称职的民间艺人，我是不折不扣的，而且我也是以民间艺人为傲。我把自己定为三种人，一个我是中国人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要回报我的祖国，做好一个中国人。第二，我的职业就是个民间艺人，我的画不是为我自己得到什么财富、荣誉，而是为原著服务，讲好中国故事。第三，我出身自民间，没有什么文化经历，也谈不上什么艺术造诣，能在上海交通大学里当一名人民教师，我感恩学校，感恩时代，我要做好一个交大人。今后，我所创作的一系列作品，都会分批捐赠给交大做永久收藏和研究之用。这一辈子做好三种人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